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译者登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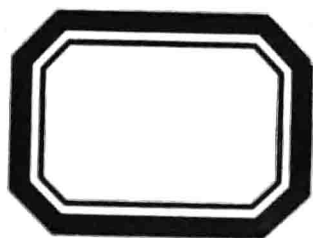
THE TRANSLATOR'S TURN

(美) Douglas Robinson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译者登场

THE TRANSLATOR'S TURN

(美) Douglas Robinson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 - 2006 - 1021

© 1991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者登场 = The Translator's Turn / (美) 鲁宾逊 (Robinson, D.)
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8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7 - 5600 - 5947 - 3

I. 译… II. 鲁… III. 翻译—研究—英文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525 号

出 版 人：李朋义

责任编辑：周渝毅

封面设计：袁 璐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

印 刷：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50×980 1/16

印 张：21.75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5600 - 5947 - 3

定 价：3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专家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东风	王克非	王宏印	毛思慧
文 军	方梦之	申 丹	申雨平
冯庆华	冯志伟	吕 俊	朱志瑜
朱纯深	庄绎传	刘世聪	许 钧
孙艺风	孙致礼	李亚舒	李德凤
李德超	杨自俭	连淑能	汪榕培
张柏然	张美芳	陈宏薇	陈国华
陈德彰	范守义	柯 平	郭建中
黄忠廉	黄振定	辜正坤	程镇球
谢天振	廖七一	谭载喜	潘文国
穆 雷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现有书目:

About Translation P. Newmark

《论翻译》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G. Samuelsson-Brown

《译者实用指南》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A. Chesterman & E. Wagner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 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之间的对话》

Corpora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F. Zanettin et al.

《语料库与译者培养》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S. Granger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T. Hermans

《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 (II): 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

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 F. Austerlühl

《译者的电子工具》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 Olohan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 (I): 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 Pym

《翻译史研究方法》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C. Nord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 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第二版)

The Translator's Turn D. Robinson

《译者登场》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J. S. Holmes

《译稿杀青! 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

* 本文库采用开放式结构, 今后还将陆续添加其他有影响的翻译研究著作。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A. Lefevere

《文学翻译: 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D. Robinson

《翻译与帝国: 后殖民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P. Fawcett

《翻译与语言: 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as Analysis M. G. Rose

《翻译与文学批评: 翻译作为分析手段》

Translation and Na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

R. Ellis & L. Ley-Brown

《翻译与民族: 英格兰的文化政治》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Schäffner

《翻译与规范》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R. Álvarez & M. Vidal

《翻译, 权力, 颠覆》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G. Anderman & M. Rogers

《今日翻译: 趋向与视角》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 Bowker et al.

《多元下的统一? 当代翻译研究潮流》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D. Robinson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导 读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董秋斯 1953 年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谈到我国翻译研究的任务时说：“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我们要完成两件具体的工作，写成这样两部大书：一、中国翻译史；二、中国翻译学。这两部大书的出现，表明我们的翻译工作已经由感性认识的阶段，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实践了‘翻译是一种科学’这一个命题。”（董秋斯，1984：543）当然，董秋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指我国翻译研究工作需要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某个具体目标，我们不可把他的意思简单地理解为只要完成了一部、两部翻译历史和翻译理论的大书，翻译学即已大功告成了。但从董秋斯的这段言论中，我们也无疑体会到一个较深层的道理：在任何学科领域，包括翻译研究领域，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历史的总结和研究。虽然撰写出一部或数部翻译的史书，并不表示翻译的学科发展已经到达终点，但如果把它们视作翻译学基础理论日臻成熟、学科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相信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可谓“以史为鉴”：只有立足历史，方能开创未来。翻译学作为新兴的独立学科，其理论体系并不是到了它已成为独立学科的时候才突然出现，而是经过长时期的思想积累才逐步形成的。一方面，历史的积累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向前发展了的事物又需要回过头来重温已经走过的历史，以不断从历史的渊源和积累中搜寻继续向前发展的养分和动力。俗话说“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所讲的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历史的这种重视，中国如此，西方乃至世界的任何地方亦都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与翻译历史研究相关的作品，无论文章或书籍，也无论史学专著或史料读本，都可以看作是对整个译学学科建设的有益贡献。本导读讨论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即是这样一部译学史料文集。它向我们呈现的，是西方 20 世纪之前两千多年中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家们对于翻译问题的心路历程；为我们认识和探究这两千多年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一手和二手的资料。本书作者为美国密

西西比大学英文系教授道格拉斯·鲁宾逊 (Douglas Robinson), 1997 年由主要从事翻译研究著作出版的圣哲罗姆出版社 (St. Jerome Publishing) 出版, 2002 年再次印刷, 现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购得版权推出中国版。

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特别是近 30 年来, 西方翻译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 其中自然也包括翻译史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在鲁宾逊于 1997 年出版他的上述作品之前, 西方用英语出版的各类翻译史研究作品主要有施瓦茨 (Schwartz, 1970)、托马斯·斯坦纳 (Thomas Steiner, 1975)、勒弗维尔 (Lefevere, 1977)、凯利 (Kelly, 1979)、贝尔曼 (Berman, 1984; 1992)、切斯特曼 (Chesterman, 1989)、里纳 (Reiner, 1989)、舒尔特与比格内特 (Schulte and Biguenet, 1992)、勒弗维尔 (Lefevere, 1992) 等人的作品。其中除凯利、里纳和施瓦茨的作品为西方翻译史学或《圣经》翻译史学的论著外, 其余均为各人所编辑的史料著作或文集。从基础研究的角度看, 尤其有用的是这类史料文献。它们给西方译学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依据, 对翻译研究的承前启后, 以及对当代西方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

然而, 这些史料作品也都同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局限。它们不是覆盖不广, 就是篇幅有限。例如, 托马斯·斯坦纳于 1975 编纂的《英国翻译理论: 1650—1800》(*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1650—1800*) 收集的是 17 至 19 世纪之间的英国翻译文论; 勒弗维尔于 1977 年出版的《德国文学翻译传统: 从路德到罗森兹维格》(*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是自德文译成英文的德国翻译史料; 贝尔曼于 1984 年用法文编写、1992 年被翻译成英文的《异域的体验: 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也是涉及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译学传统。即使是覆盖更广、内容更全的几个读本, 包括勒弗维尔于 1992 年出版的《翻译·历史·文化读本》(*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切斯特曼于 1989 年编辑的《翻译理论读本》(*Readings in Translation*) 以及舒尔特与比格内特于 1992 年合编的《翻译理论: 从德莱顿到德里达》(*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也都有失于篇幅偏小。据鲁宾逊本人统计, 勒弗维尔读本的英文词数只有 65,000 个; 切斯特曼读本约为 80,000 个; 舒尔特与比格内特读

本也不过 100,000 个左右。

鲁宾逊的这个西方翻译理论读本，正是为了克服和弥补以上读本的种种不足而编纂成书的。因此，它的编辑出版受到了翻译研究界、尤其是西方翻译史研究界的广泛欢迎。可以说，在涉及 20 世纪之前的西方翻译理论文献研究方面，无论从书的篇幅和内容覆盖面，还是从历史跨度和所涉人物范围，这部作品都称得上是相关领域里迄今最为完整、最有参考价值的英语读本。

鲁宾逊是一位多产的翻译理论家，共发表译学专著 9 部、论文 60 余篇，还做了大量的芬兰语、德语到英语的翻译实践。他的学术观点新颖、文字犀利，在译学问题上常有别出心裁的论述。他涉猎的研究内容包括翻译、语言学、文学、文化、教学法等多个领域，主要译学有《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 1991)、《翻译与禁忌》(*Translation and Taboo*, 1996)、《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1997)、《谁在翻译？超越理性的译者主体性》(*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2001) 等。本文讨论的这部文集为作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西方翻译史研究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研究领域迄今引用最频繁的作品之一。

总括而言，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篇幅大、涵盖内容多。鲁宾逊编纂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为翻译研究界提供一部能反映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全貌的文集。他在“编者序”中指出：一部能真正反映全貌的文集，篇幅至少需要过 100 万单词。但在第一手研究成果匮乏的情况下，要编出这么大部头的作品谈何容易！不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考虑到当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市场经济的相关条件，如能编纂出篇幅 50 万单词、合约六七百页的作品来，当属难能可贵了。鲁宾逊正是在这个“篇幅 50 万单词”的目标指引下来部署他的文集的。根据他的“编者序”所言，他实际筹划编纂两大集，第一集收录 20 世纪之前的西方翻译文论，第二集则收录 20 世纪以来的当代西方翻译文论，两集各占篇幅约 25 万英文单词。当然，鲁宾逊在“编者序”中并未明言要编两个集子，同时也并未给书冠上序号，但根据序言的有关言论可以推断，已完成的这部《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实际上就是他心目中“西方翻译文集”的第一集。

这“第一集”总计单词 25 万，共 337 页，达到了鲁宾逊预定的目标篇幅。虽然尚未符合他所说的“真正反映全貌的文集，篇幅至少需要过 100 万单

词”的要求,但相比西方其他同类文集,如上面所提及的勒弗维尔读本的 6.5 万单词、切斯特曼读本的 8 万单词、舒尔特与比格内特读本的 10 万单词,鲁宾逊这个读本在篇幅上已经是优胜了许多。

不过本书篇幅之大,并非仅仅表现在它字数多、页数多,而更多的是在于它内容丰富。文集中收录了 20 世纪之前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翻译文论合计 124 篇,所涉话题十分广泛,从翻译方法、技巧、过程,到翻译本质、原则、标准,再到语言特征、文化特征,从原文到译文,从原作者到译者再到读者,几乎无所不包。当然,文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根本原因是西方译论本身较为丰富,文集题材和内容的丰富只不过是两千年西方译论遗产的必然显现而已。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文集编纂者对史料的潜心挖掘和慎密梳理。编纂者不满足于西方翻译理论史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而是以这些成果为索引,继续挖掘人们熟知的旧有史料,又向新的、无人或甚少人问津的领域挖掘新的译论历史人物和文献。例如,编纂者根据摩根(Morgan, 1959)和凯利(Kelly, 1979)在各自作品中提供的西方翻译理论文献目录展开研究,发现这两个看来十分详尽的目录存在许多疏漏。其中最大的疏漏是,目录中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翻译作为政治扩张(包括帝国扩张、殖民扩张)工具的译论史料,也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女性论翻译的史料,而后来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翻译理论的这两个研究层面是存在不少史料的。此外,过去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史的研究重点,大都集中在直接论述翻译问题,尤其是涉及所谓“逐词译”、“直译”、“意译”或“自由译”等狭小范围的翻译问题上。于是,本书编纂者通过第一手和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研究方法,对西方“翻译理论”史料作了全方位的搜集,从而扩大了“翻译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也丰富了文集的内容。

列举数例:作为一部西方翻译理论史料文集,主体内容自然是直接或间接论述翻译问题的理论性文献。本文集的胜人之处,是它所收集的相关文献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其他类似文集,其中不仅包括了人们熟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斐洛(Philo)、贺拉斯(Horace)、昆体良(Quintilian)、哲罗姆(Jerome)、奥古斯丁(Augustine),中世纪的波伊提乌(Boethius)、阿尔弗烈德国王(King Alfred)、阿尔弗里克(Aelfric)、但丁(Dante)、布鲁尼(Bruni)以及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的伊拉斯谟(Erasmus)、路德(Luther)、多雷(Dolet)、富尔克(Fulke)、德纳姆(Denham)、德·阿布朗古尔(d'Ablancourt)、于埃(Huet)、德莱顿(Dryden)、巴特(Batteux)、赫尔德(Herder)、泰特勒(Tytler)、歌

德 (Goethe)、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洪堡 (Humboldt)、阿诺德 (Arnold)、纽曼 (Newman)、尼采 (Nietsche) 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收入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译论作品,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译文献,如西班牙人维弗斯 (Vives) 和法国人德·贝莱 (de Bellay) 的重要作品。此其一。其二,所收入的文献不再局限于那些只谈“逐词译”、“直译”、“意译”或“自由译”等人们传统上最为关心的“怎么译”的文献,而把关注点扩展到了讨论较抽象、较宏观问题的文献,如上述维弗斯和德·贝莱等人主要论述翻译性质而非翻译方法的文献。其三,文集编纂者受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意识地挖掘和收录女性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的作品。本文集共收集到 9 位女性论述翻译的文献,其中除了 3 人曾被凯利 (Kelly, 1979) 简单提到过以外,所有人的作品以前从未在任何西方翻译理论文集中出现过,也未被任何翻译理论史书详细讨论过。因此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说,本文集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它成功地在“男权”译学传统中凸现出了女性主义意识。其四,除翻译理论主线外,书中还收入了为数不少的其他类别的文献。这些文献虽然没有直接或明确论及翻译问题,但它们谈论的或是与翻译本体关系密切的语言、语言学问题,或是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例如,作为本书开篇论者的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从未发表过关于翻译理论问题的言论,人们也从来不把他列为西方翻译理论人物。但本书编纂者认为,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Histories*, 又译《希腊波斯战争史》;作于公元前 5 世纪中)里有两大节讨论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如何传达思想,亦即跨文化交际的问题,他的这些论述与翻译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因而也就作为宽泛意义上的“译论史料”收入了本文集,并因此把西方翻译理论史的发端期从公元前 1 世纪的西塞罗时代向前推进了大约 400 年。再如,在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直占有重要位置的奥古斯丁,其语言学论述远远多于他对翻译问题的直接论述,但由于语际翻译与语言学关系密不可分,所以本文集也就自然地把奥古斯丁许多有关语言学的论述也收集进来了。其他类似的、宽泛意义的“译论史料”还包括英国教育家阿斯卡姆 (Ascham) 发表于 1570 年的讨论全人教育、智力刺激及拉丁语学习的《论教师》(*Schoolmaster*) 一书的相关章节;法国散文家蒙田 (Montaigne) 发表于 1580 年的讨论跨文化交际问题的散文《论食人族》(*On Cannibals*);以及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 (Leibniz) 发表于 1697 年的《关于使用和改进德语的无偏见思考》(*Impartial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Us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erman Language*) 论述如何丰

富德意志语言的文章片断等等。

本书的第二大特点是历史跨度广、地域代表性强。如前所述,本书作为编纂者心目中“西方翻译文集”的第一集,总共收集了90人的124篇作品,历史跨度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起,至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止,共逾2,300年。自古至今,特别是自古罗马时期起,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在全部作品中,英文原作34人,拉丁文原作21人,法文原作12人,德文原作10人,希腊文原作5人,意大利文原作2人,古英语2人,古德语1人,西班牙文1人,葡萄牙文1人,芬兰文1人。在原文为非英文的作品中,有14人共16篇为本文集首次以英译文形式刊出的文献。虽然英文原作占有相当比例,但从绝对数字看,有56人的作品为非英文原创作品,占收录作者总数的60%。除拉丁文文献外,非英文文献主要包括了法文、德文等欧洲“翻译大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译学文献。因此可以说,就其历史广泛性和地域代表性而言,本文集也都称得上相关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本书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可以用以下两句话来描述:结构合理,导论、史料与注解相得益彰;文字明晰,历时、共时与现时互动有序,历史文献通达可读。

首先是书的结构安排。本书不按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近现代等传统方法划分时代,而按历史人物的先后年代自然编排;也不分国别,不分地域,而把欧洲(西欧)各国历史人物混合在一起,从而给人以“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分散个体”的印象,以强化文集主标题“西方翻译理论”的真实所指。在正文的安排方面,每个历史人物为一单位,每个单位分三部分:背景介绍、所录作品、注释。背景介绍主要包括所录作者的生平、所录作品的基本内容、相关作者及作品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翻译理论发展的影响等等。所收录的每篇作品均冠有具体英文标题,英文标题可能是原本存在的,也可能是文集编纂者根据作品内容后加的。非英文原作标题之后附有原文标题,后接英译者名字。注释部分主要针对作品中一些难于理解或可能导致多种理解的内容,同时也包括需要进一步提供的背景信息以及其他参考信息。所有这些的资料,尤其是编纂者为每个单位内容撰写的前言以及十分详细的各类注释,能给读者特别是从事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人士或大学师生,提供十分有益的指导。编纂者对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方法和广博知识,也由此窥见一斑。

其次是文字表述。本书除34人的作品原文为英文外,其余均为译成

英文的非英文作品。翻译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文集的可受性。应该说，本书在这一方面做得也是成功的，或基本上是成功的。主要表现在：翻译时既考虑到了原作产生于过去时代而非现今时代的特性，即作品的历时性特征，又考虑到了原作一定是为当时读者而撰、为当时读者所懂的特性，即作品的共时性特征，而收入文集的英译本读者却又为当代人，译文必须以这些读者能看得明白为依归。信手举一例：

King Alfred was translator of this book, and turned it from book Latin into English, as it is now done. Sometimes he set word by word, sometimes meaning of meaning, as he the most plainly and most clearly could explain it, for the various and manifold worldly occupations which often busied him both in mind and in body... (Robinson, 1997: 37)

这段话的原作者是 9 世纪英格兰国王阿尔弗烈德，原文用盎格鲁-撒克逊语（即古英语）写于大约 887 年，不为现代读者所懂。上述现代英译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既能让现代读者读懂，又保留了一定的古味怪味，例如不说“turned it from Latin into English”而说“turned it from book Latin into English”、不说“Sometimes he translated word for word”而说“Sometimes he set word by word”、不说“sometimes meaning for meaning”或“sometimes sense for sense”而说“sometimes meaning of meaning”等等，这样就让人以为是在读古英语原作。诸如此类的例子，贯穿全书，足以说明书中所收各篇英译作品通过文字表述上的历时、共时与现时互动，较好地达到了使文献通达可读的目的。

有人说，20 世纪 90 年代是令翻译研究欢欣鼓舞的年代（Shuttleworth and Cowie, 1997: v）。本文集正是产生于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译学研究大发展的年代。虽然自最初出版至今已过去了将近 10 年，但作为一部历史性文集，它的参考价值是长存的。

应当指出，本书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弥补之处。首先是对重要史料的收集仍不够齐全。也许，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说可以做到很完美。我们知道，翻译史书编纂的成功，有赖于对翻译史料、尤其是第一手翻译史料的挖掘，而要在浩如烟海的形形色色的历史文献中去挖掘译学史料，非投入大量时间、花大力气不可。尽管本书编纂者花了整整 10 年的工夫进行挖掘梳理，但由于工程浩大、翻译理论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手研究成果有限，因此就很难做到“史料齐全”。例如，本书把希罗多德泛论跨文化交际问题的

言论纳入“译论史料”，从而把西方翻译理论史向前推进400年，这可以看作是编纂者的创新之说，可是他似乎又只停留在希罗多德一个人的言论上，而对希罗多德之后、西塞罗之前的四百来年的发展状况却“无所奉告”。在这个并不算太短的历史时期里，难道再没有其他古代哲人的类似“译论史料”可以挖掘？这不值得存疑吗？即使是对于后世西方翻译理论主体文论的挖掘和收集，编纂者所做的也未能尽善尽美。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不仅是《圣经》翻译大师，也是《圣经》翻译的理论大师。他极力赞成把《圣经》译成各种民族语，使民族语读者自己去理解。他在《新约》的译序中写过一段常为人们引用的名言：“但愿每一个妇女都能读到圣保罗的福音和使徒行传，但愿能把它们译成所有的语言，不仅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懂得，而且也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懂得。但愿农夫能在犁边吟诵《圣经》，织工能在织布机边用《圣经》驱散心头的烦闷，旅行者能用《圣经》消遣以解除旅途的疲劳。”（谭载喜，2004：63）然而，此段名言及相关的重要译序却未被收入本文集，这又属于编纂者的有意弃选，还是无心之失？不论怎样，这么重要的译学文论未能收入本文集，不能不令人遗憾。

其次，本文集在收集非英语译学文论方面还大有可为。撇开具有较多代表性文献的拉丁文、法文、德文不说，文集对于来自欧洲其他主要语种的史料挖掘明显不充分，如原文为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语言的史料。另外，文集对于东欧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翻译文献，则更是没有触及。在历史上，特别是自18世纪进入彼得大帝时代起，俄罗斯的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十分发达。本书把十分丰富而极具代表性的俄罗斯译学文献排除在西方翻译理论传统之外，无疑也是一大憾事。

笔者在拙著《西方翻译简史（增订本）》中曾经指出，“陈述历史不是写史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意义。”（谭载喜，2004：10）这句话的意思似乎也可以套用到我们对于本文集以及阅读本文集的期盼。因而可以说：编纂和阅读本文集的目的，并不在于编纂和阅读本身，而在于通过文集使研究者更好地认识翻译的历史，特别是翻译理论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进而更好地展开当下的研究，把蓬勃发展中的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更好地推向前进。我们相信：尽管本文集难免还存在一些不足或缺憾，但瑕不掩瑜，它终归是迄今为止西方同类文集中最具参考价值的作品之一，我们只要抱着正确的态度阅读它、研究它，就能把它作为认识西方翻译历史、瞻望译学未来的工具和窗口功能发挥到极致，真正达到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个史料编纂和研究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 [1] 董秋斯.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 [A]. 罗新璋. 翻译论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536—544.
- [2] 谭载喜. 翻译学: 作为独立学科的今天、昨天与明天 [J]. 中国翻译, 2004 (3): 31—32.
- [3]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006 年重印本).
- [4] Berman, 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M]. Paris: Gallimard, 1984. English vers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S. Heyvaer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 [5] Chesterman, Andrew.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C]. Helsinki: Oy Finn Lectura Ab, 1989.
- [6] Kelly, Louis G.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M]. Oxford: Blackwell, 1979.
- [7]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M]. Assen and Amsterdam: van Gorcum, 1977.
- [8]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9] Morgan, Bayard Quincy.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Translation 46 B.C.—1958 [A]. In Reuben A. Brower. *On Translation* [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70—293.
- [10] Renier, Frederick M. *Interpretatio: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to Tytler* [M].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1989.
- [11] Robinson, Dougla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C].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Reprint in 2002).
- [12] Schulte, Rainer and John Biguenet.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13] Schwartz, Werner.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Biblical Translation: Some Reformation Controversies and Their Backgrou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4] Shuttleworth, Mark and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 [15] Steiner, Thomas R.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1650—1800* [M]. Assen: Van Gorcum.

ACKNOWLEDGEMENTS

The editor and publisher wish to thank the following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for permission to reprint material in this volume:

The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Studies, Binghamton University, for Leonardo Bruni's 'On the Correct Way to Translate', from *The Humanism of Leonardo Bruni: Selected Texts*; the Paulist Press for the excerpt from Rosamund S. Allen's translation of Richard Rolle's prologue to the English Psalter, from *Richard Rolle: The English Writings*;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two extracts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volume 6: A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Rita Copeland for extracts from C. Chirius Fortunatianus' 'Translation as *Exercitatio*', John Scotus Eriugena's 'Translator, not Expositor', Notker the German's 'Letter to Bishop Hugo von Sitten', and Jean de Meun's 'Translating for Lay People' and 'Plainly Rendering the Sense', all from *Rhetoric,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Vernacular Texts*;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for extracts from Charles Burnett's entry on 'Translations and Translators, Western Europe' in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DMA Volume 12)*, including Boethius's 'Committing the Fault of the True Interpreter' and the Anonymous 'The Three Kinds of Translating'; Suhrkamp Publishers for Ellen von Nardroff and Ernest H. von Nardoff's translation of 'On Carlyle's *German Romance*' and Robert Heitner's translation of the extract on Wieland's translations in *Poetry and Truth*, both from *Goethe's Collected Works*; W. W. Norton & Company for 'The Defense and Illustration of the French Language' by Joachim du Bellay, translated by James Harry Smith and Edd Winfield Parks, from *THE GREAT CRITIC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James Harry Smith and Edd Winfield Park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for Matthew Arnold's 'The Translator's Tribunal',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Volume 1, O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edited by R.H. Super)*; Professor Norma Rinsler and *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 for James S Holmes' translation of Etienne Dolet's 'La maniere de bien traduire d'une langue en aultre'.

Editor's Preface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midst of an astonishing translation theory boom, one that has not only revolutionized the field (often literally – some of the new works are politically as well as methodologically radical) but has generated a spate of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theory anthologies where there were none before. When I first conceived the idea of editing an anthology of this sort, in the fall of 1987, the only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any major European language was Hans Joachim Störig's in German – a fairly brief collection from Jerome to the present that nevertheless usefully brought important translation theory readings together between the same covers. In English all we had were T. R. Steiner's antholog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readings from 1650 to 1800 (1975) and André Lefever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key German texts from Luther to Franz Rosenzweig (1977).

In 1989, however, the first attempt at a more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appeared, albeit with so little fanfare (published by a small printing house in Finland) that many missed it. This was Andrew Chesterman's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which began with Dryden and jumped from him directly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was, in fact, more of an anthology of twentieth-century linguistic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spring of 1992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brought out a similar brief volum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also beginning with Dryden but including a few more pre-twentieth-century pieces. At Christmas, 1992, then, André Lefevere brought out the first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 theory to begin with Cicero (and proceeding more or less comprehensively up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lthough its brief scope again limited its comprehensivity). During the recent boom we have had three antholog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as many years – where before we had none.

Why then a fourth? The editors of the three previous volumes, perhaps guided by their publishers, have been rather cautious in regard to length: Chesterman's anthology contains around 80,000 words, Schulte/Biguenet's around 100,000, Lefevere's 65,000. I estimate that a truly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which, given the dearth of primary research, will be impossible to compile for many years, perhaps decades) would require upwards of a million words. Given the present state of research, and the contingencies of pricing and marketing, I felt it more prudent and practicable to shoot for a lower figure, somewhere around half that – but then this volume is only half of that half, translation theory through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mprehensive twentieth-century anthology would fill out the remaining quarter of a million words, somewhere down the line. Since the existing anthologies are far strong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n in the two thousand-odd years that preceded it, I decided it would be best to begin with what hasn't yet been done.

Some numbers: the anthology contains 124 texts by 90 authors. Nine of the authors are women, none of whom has ever been included in an anthology of, or discussed in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only three of whom have even been mentioned in extant bibliographies. Sixteen texts by 14 authors appear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hirty-four of the authors originally wrote the texts included here in English; 21 in Latin; 12 in French; 10 in German; 5 in Greek; 2 in Italian; 2 in Anglo-Saxon; 1 in Old High German; 1 in Spanish; 1 in Portuguese; and 1 in Finnish.

The obscurity and inaccessibility of translation theory readings has been a constant goad throughout this project. Bayard Quincy Morgan in 1959 and Louis Kelly in 1979 have performed Herculean labours in compiling even reasonably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 readings from Cicero to the present, and my debt to both writers is enormous. But even